



學子的
卷下

□ 12
3507
2



門 口 12
號 3507
卷 2

冊 二
號 九子
函 八十



上達第十一



立睿輯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爻陰爻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

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屬乎陰。似窺見此意。○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先

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
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朱子曰盈天地之
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
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
○明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
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
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
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曰

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
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涵也決之長
其理然也○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
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問一陽之復在入
言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
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
意便是復○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
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男
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其下化生萬物乃
為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
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
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
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
嘗不同○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
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

不在焉○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
所不在在上則鳥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
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
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
而聖人之所不能者亦此也○這道
體浩浩無窮○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
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
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朱子曰鬼神者造

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真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悲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

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着。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朱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易言繼善是指未

陸氏之註我王夫之序
陸氏之註我王夫之序
陸氏之註我王夫之序
陸氏之註我王夫之序

從自己言中流出
本假他求一言之中
誰謂陸王學脈殊
于朱子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
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情有善惡
性則全善○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
善而無惡○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
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性本善故順之
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
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朱子曰命
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

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
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
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
也○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
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為
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
須說命○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

木水火入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朱子曰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

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

不然者。○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往。是以生有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旺馬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

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

本心也。○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人心是人身發出來。夜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道心。區處方可。○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要推出去。如擴克四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敬之問。天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

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問舜而言兼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兼執然。○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所為只是

庸。夷齊都不是庸了。○或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

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
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
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朱子曰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久言之
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忠信只是一事
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問忠恕之別朱
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

木蕃不其恕乎○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
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
正誠意之事○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
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
排不著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
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朱子曰治心脩
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
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

貫○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
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
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
取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
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
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

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
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
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教小兒只
說箇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
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
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吐韻處
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

旬曰將入門問所存○教女子如曹大家女誡温公家範亦好○朱子曰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固將

有以養之○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麓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

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
言每為士友誦之○朱子曰科舉之習前
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
恬愉自無怵迫之累○非是科舉累以自
是人累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
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
應舉亦不累人○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
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

見於日用則安矣○朱子曰人有此身便
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
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
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
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為而無吝心
焉○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
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
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

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
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去無落泊處
此不熟之故也○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
動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忠信
行篤敬孟子又說末放心存心養性大學
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

自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
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
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
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朱子
曰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
義理上少在閑事上多於義理却生於閑
事却孰○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已
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

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朱
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
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
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爲學須要剛毅
果決悠悠心不濟事○人氣須是剛方做得
事○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
不成○朱子曰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
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無事則專一嚴整

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虚心觀理以求
聖賢之本意○讀書則實究其理行也則
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朱子曰
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
○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
人道不會不肯問人○朱子曰今之學者
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
底事○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

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
病也○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已
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聞道是
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
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
益也○朱子曰人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
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

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功體認則又
何益○程允夫問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
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
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
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
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
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
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

耳○朱子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
靜是窮理久之味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
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
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
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程子云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
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孳孳
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朱子曰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
長進方可○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
哆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歛然常羞有所
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
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問自覺賦性
褊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朱子曰但
以義理優游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銷
磨轉成急迫矣○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

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化氣質最難。
○朱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
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朱子曰：古人
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
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
令其光明處轉光明，下緝熙字。○人心惟
定，則明。○朱子曰：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
與非。○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

中欠却工夫。然欲舍靜求動，又無此理。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
本深固，自可致遠。○王近思問曰：平時無
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
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
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朱子
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

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
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以
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
下之事○童蛭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
類推去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
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曰固是如
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
節節推去○朱子曰人之身應事接物

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
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須是
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朱子曰天下
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
進○朱子曰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
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
大著心骨不可因一說相礙○朱子曰自
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

我意要在虚心以從善。○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牀上智。即是下愚也。○朱子曰。解經但可略釋。

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使有不通而繆處。○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某之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着其血脉貫通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已意說道理。○朱子曰。太抵古書有未安。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
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朱
子曰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
聖雖學作之所貴者質便嫻皎厲乎去道
遠而○朱子曰論事當視已之所處與所
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
入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
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為人所信則

寧退而自求耳○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
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朱子曰伊川先
生云立言當含養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
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朱子曰觀人不
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
安之實也○朱子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
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
不定者其言輕以寂然而言貌固皆內德

之符不惟可以觀入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
 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
 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朱子曰道
 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
 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
 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或問所謂格物
 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

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
 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
 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
 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
 而心愈窒此正為人為己之所以分不可
 不察也。

此學第十三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徃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朱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矣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問明德是

自己事可以做得極好處。若新民則在
入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
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
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
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
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
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

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
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
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
也。○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
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已私則
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
循循有序，不陵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
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問天

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者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朱子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又

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太聖太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可及也。○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間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

秤量中是物得其平處。○朱子曰：「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室，得必有失。」○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揅其末者，雖若切至

而實難為功。○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

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伯
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朱子曰吾人
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之
必可恃○朱子曰太抵人若不透得上頭
一關則萬事俱低○人須於太原本上看
得透自然心會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
足道矣○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
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隨分仕宦不起
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用舍無預
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
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人當有以自
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寓而安之和靖
先生云如霽即行如潦即止此言有味○
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閱漆雕開亦

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朱子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為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妥之於理。○朱子曰位卑者人責不加焉。

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朱子曰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為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為之，不幸而至於真。

不可行然後已馬則亦無別憾於吾心矣
○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
平然後出來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
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
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
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
幾而作○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
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

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
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名義不正則事
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問由之死
疑其甚不明於太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
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誤處不在致
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朱子曰前世
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
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

言_レ之亦不見聽徒取_レ辱耳○朱子曰出處
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
於義而已○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
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
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風
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
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
有所不是言也○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

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
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
無可平之理○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
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
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又却自
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
別人道好道惡管他○朱子曰以聖賢之
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

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人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太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

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太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你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

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
有以樂乎此。○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
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
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
有所不避也。○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
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
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

受而已。○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荆軻
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
道。○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
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朱
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
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
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

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仁禮第十四

程珙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朱子曰。列聖相傳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

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克

已復禮是也。○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
仁者而已矣。○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
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
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聖門之
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
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
言令色爲甚。○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爲
天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

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
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求
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
這裏。○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
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
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
力之始終矣。○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
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
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熟理是仁。生
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然底是恕。○朱子
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古
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
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
及難。○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
疎逮親。○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

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
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朱子曰。禮即理也。但謂之
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凡禮有本有文。
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必敬之實。其
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
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

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而應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主。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未詳焉。○

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左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祭。○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

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於私室。○古人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

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王以從之。於事爲宜，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起，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

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
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則力可及者則
當如儀。○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
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問而今士庶
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
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亦
只存得墓祭。○李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

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
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
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黻素之服
可也。○朱子嘗書戒其子塾曰吾不孝為
先公弃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
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矣。今思之
常以為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
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輩及新婦

等切宜謹戒。凡祭肉齏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褻慢以重吾不孝。○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告翰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或問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宛轉

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未認處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

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日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之後便除靈帛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乎。○大戴禮諸

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太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遷主禮經所說不竊意當以太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朱子曰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

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以子為喪主，未安。○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

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為子而祭也。○問妻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喪及忌日之服可也。○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

何所曰右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問夫在妻之神主直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來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朱子曰薦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

葬則使輕服或以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是此禮意猶存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曾擇之間，三年喪而復有暮喪者，當服暮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

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朱子曰：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令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

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問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啟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朱子曰。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

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此乎。羞惑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為治第十五

朱子曰。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朱子曰。士之

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
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
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為於
世者也○朱子曰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
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或問論治便要
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訢
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
太體事都不管所為皆是細碎之事○朱

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
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守官只是律已
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
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
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當官廉謹是吾
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
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
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

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小過矣。○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平易近民為治之本。○或問為政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

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為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入孰大於此者乎。○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

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
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
之必無不濟○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
法請問之則曰開收入丁推割產稅而已
○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
最為公私莫大之害○頃在同安見官戶
富家更入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

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
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
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
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
理此最弊之大者○孟子論王道以制民
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
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
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

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
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
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
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胥當
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
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
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朱子
曰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
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宜要
主張這等人○先王養民之政道其妻子
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
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朱
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
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
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朱子知

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
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
加敦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
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
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小子咸知脩其孝弟
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與
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問鄉學如何

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
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朱子曰上不
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
○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爲也
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
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
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鈔板模印而頒行之
州縣各爲三通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

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鈐之板
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則可
以永久矣○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
訟財賦也○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
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掛牆
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
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
始而使之毋犯○朱子曰凡有獄訟必先

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
曲直之辭○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
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
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
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不問其是
非曲直而待之如○則是善者常不得伸
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大
不平也○朱子曰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

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天下國家之太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朱子曰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里不定。因陋就簡。則誕欺者易以爲奸。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

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兩

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大學篇末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爲大吏便須求賢
才去職吏除暴斂均力役。○朱子曰古之
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
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
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
進其知拔接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愚
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
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爲不足共成事功。○於天下之事有可
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
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
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說誠服。○咨詢訪問取
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校量用之於有事
之日。○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
事之時。○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

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朝建設官
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
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術鬻而
求薦。○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
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或曰。未
當其任。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朱子
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
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

八學以下

五十四

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
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眾短棄一
長。其如此而已。○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
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
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
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
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
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

學以下

五十五

不至矣。○朱子曰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已智者難爲功。○問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時問今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論其難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

紀綱第十六 林大善不必及我前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入主

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脩德之實本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

小失其正便是个欲。○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其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

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矣。○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

先後從東。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

如此。○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

無非無議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足以覆
國而已。○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爲奸不
可不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
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
戒哉。○朱子曰賈誼作保傳其言有曰天
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
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
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

易之定論也。○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
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朱子曰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
切要處。○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未
理民彝之人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
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聖王作民
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
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朱子曰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

爲王莽矣。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

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
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
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
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朱子曰名
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
反不免於致亂○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
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官中府
中宜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朱子

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
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朱子曰天下之
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
人所能獨任者○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
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古之君子有志
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朱
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
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

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又云。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

術。則宰相失其職矣。○朱子曰。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諂臣杜。且益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入。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

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則其禍固有不能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害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朱子曰伏節死義之士

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拆奸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

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殊已也○仁人能愛人能

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

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紀綱不振於
上是以風俗類弊於下。○朱子曰天敘有
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
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先王之世上
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
○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

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朱
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人
君當黜伯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朱子
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
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
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
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蹙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太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蓋有久斯有王。

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歛亦不濟事。○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

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
定志而無他慕。○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
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
不足以悅其心。○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
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
干天誅則失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
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怨

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
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
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父子罪
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
惡短。○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
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
勝其好生之德。○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
六鄉六遂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帥之兵。

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兵法以能分合爲
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
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
凶○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
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
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
在乎紀綱○朱子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
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

○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替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

正事。故能變災為祥。○朱子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新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朱子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

仁之所被者廣矣。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湯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禹入聖域。而不復。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自這處進去。○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

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主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主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
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朱子曰。箕子
爲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

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問洪範
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
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
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問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
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
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
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

人無不可爲之時。朱子曰然。○封之有庠，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爲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

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味真，聖人若之何。如取之，若是，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朱子曰：太伯之事，正也。太王、季文王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

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

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私欲之多。○朱子曰：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為。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朱子

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
象○朱子曰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
歸便是正統○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
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朱子
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
不能言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
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朱子曰六經
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朱子曰

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問夷齊
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
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
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
曰伯夷終不肖立柰何曰國有賢大臣必
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
子立得都不妄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
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

勝其德。○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又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仲舒識得本原，如不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

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朱子曰：太史公書踈爽，班固書密塞。○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正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一

同乃至於此。○朱子曰楊雄說明哲煌煌，
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
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朱子曰古
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
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
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
大計。○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
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

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時方得。又曰要
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龐魯關略
而能有成者。○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
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
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
子不是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
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朱子曰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

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
列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
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
也○朱子曰荀彧之死胡安定引宋景文
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
狀之實無復改評矣○朱子曰義利之本
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
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

處豈其學有未足故邪○諸葛武侯嘗言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
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
亦庶乎先王之政矣○朱子曰南軒論諸
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
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王之一悟
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此
論甚精愚所不及○朱子曰陶元亮自以

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既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朱子曰：文中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王通也有好處，只

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太體。○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一氣字。○原性人多忽

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
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朱子曰揚縮用
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養素自重邪○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真鄉
原也○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
作士大夫之功爲多○范文正公自做秀
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
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朱子

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
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宰相歐陽永
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
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
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朱子
曰温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
其次第其規模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

正○温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未
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
恐有所未盡耳○朱子曰王介甫質雖清
介而氣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
可謂非其罪○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
則所言辯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
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
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蘇子由云
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
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
學道○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
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
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

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問荆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荆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蚤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胡致堂議論英

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黃直卿言五峯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

可誣者。○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
力量。○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
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
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
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朱子曰。李
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瀕九死。而其愛君
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
一世之偉人矣。○又曰。李綱入來。方成朝

廷。○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
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朱
子曰。辛文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
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後偉光明。
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朱子曰。子靜
之學。看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
之雜。○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

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好惡。雖有長短。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與。

前輩第十八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擊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

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龐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夫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抵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文中子論

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你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却有病。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你用施為處却不曉。○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諳察多學更純粹。○問陸宣公比諸葛

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韓退之却有此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
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本朝人物。
曰韓富規模大。又龐溫公差細密。又小○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
了翁得志。必有可觀。○王近思曰。霍光小
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
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

致。一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朱
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
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後人據紙上語。
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
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朱子曰。古之
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爲如是
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
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
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章須正大。須教
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有典有則。方
是文章。○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
好文章。詩亦然。○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
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
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
蹈前人為高。則私意而已。○朱子曰。仲舒
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揚雄之太玄
法言。蓋亦長揚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
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文力量
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韓退之
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問韓柳
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

正。○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六一文。一唱三
嘆。今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讀南豐先
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
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東
坡之言曰。吾之爲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
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
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文士巧於語言。爲

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
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僅
有之。爲可貴也。○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
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却是邊頭
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文章到
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
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

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曰。略用體式。而隱括以至理。○朱子曰。當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

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伯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若不讀之爲愈也。○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

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老子說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老莊之學。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間。以爲全身避禍之計。○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些言之也。○莊子說子之於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却似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泐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耶。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莊。○列子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之所出也。他若此類甚衆。○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楊墨直是硬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

理為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為
吾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
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
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
生。必無是理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
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
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
自知其為罪。○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

之公者去之。吾儒去入欲。所謂天理者。昭
然矣。○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
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意。此語剖析
極精。○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
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朱子曰。不盡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
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
而使之心服也。○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

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
生。豈不誤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
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
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
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
自謂可以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傭奴
鬻婦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
之學。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

須頓悟。不假漸脩。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
聖學亦不同矣。○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
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
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
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
近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
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
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

可レ繁見○爲吾學者深拒力排○嘗求合
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
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朱子
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
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
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
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
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不

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兇逆之黨也不距揚
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
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出邪則入正
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
知道而能距揚墨者是心術向正之人所
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
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已任然不過講明其

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向來見人陷於異

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愚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為有見。論辯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邪。若空則淨。屠勝果實。則儒者是

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懸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邪。渠遂服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飾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程子曰：欲不學佛是見得他小。

自然不學真知言哉。○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
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學者既
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著做天在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
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
不易之法○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

博問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皆得性之所近此說甚好○問孔子當周
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
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為之事有不可為之
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
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
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
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

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春秋之時
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
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
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上天意也。○戴少
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鳳不至。圖不
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
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
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不然。天不充

入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見孔子
渾是天理。○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
不要高。○聖人越說得低。越有_レ意思。○問
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
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問顏子之
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朱
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朱
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曾子

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
 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朱子曰。子路仕衛
 之失。却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為也。
 ○朱子曰。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曾點
 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學者須是
 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
 偏。○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

者。出諸太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
 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
 甚麼樣剛毅。○朱子曰。孟子做義上工夫。
 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孟子說滕文公
 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
 善。必力去惡。必勇。○朱子曰。孟子教人多
 言義理。太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
 人。○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來夏葛

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朱子曰明道
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
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顏無伐善無施
勞皆是。○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
則變矣未化也。○曾子子思孟子未略皆
相似。○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
據入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
用力處。○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

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三子志潔行
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朱子曰
周子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要領。○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
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
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黃庭堅言
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
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

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支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
○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
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管慈精
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
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
味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

其味○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
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味
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
到○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
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伊洛拈
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問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
字有力○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

及且學伊川橫渠。○伊川謂性即理也。一
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
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朱子曰橫渠做正
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
做得。○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
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氣質之說始於
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
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

泯矣。○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
嘗不可止而止也。○朱子曰康節心地虛
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康節學於
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
好。○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
朱子又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
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安能知耶。○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純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又

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是認欲為理也。○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見天資出入。非假學力。○或問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

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
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揚不及
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
壁聽。今且孰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
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朱子曰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其衆
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
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

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
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
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延平先生資
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
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
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
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李先

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
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
議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
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
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
望而敬之。○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

之久。反復問益為多。○呂伯恭舊時性極
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有省遂如此好。○呂伯恭嘗言。道理無
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
道不是小事。須喫這辛苦。方可望。○又與
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
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朱

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
之志不可窮之辨○造化微妙惟深於理
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人讀
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季通學行之餘
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
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朱子曰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朱子聞周舜弼游屏山曰園雖佳而人

之志則荒矣○正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
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
大爾雅也○吳伯豐相從累年明敏過人
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
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
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又云自其云亡
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
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為遊好之

私情也。○子合純篤。庸仲踈敏。○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李敬子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朱子與仲默帖曰書說未有分付處議定綱領便與下手爲佳。○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

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前輩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寬以居之。子張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朱子因諸生請問不切曰。率居最有益而不相講貫。如何得長進。○嘗誨學者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

要入做得徹○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
事盡做到聖賢正是恰好不是過外○苟
能復其本有之性為聖為賢不負天地生
成。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
有自來矣○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
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

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
及也○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
者何事則未易言也○朱子曰由堯舜至
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
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

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
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朱子
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
神會而心得之者。○周子贊曰。道喪千載。
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伯子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
天成。瑞日祥風。和氣甘雨。龍德正中。厥施

斯普。○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贊曰。蚤悟孫
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
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朱子
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于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
師之格言。奉前列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

或庶幾乎斯語。○朱子因論道理曰其自
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
愛了。○朱子曰其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
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朱子曰蓋嘗讀
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
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
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
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

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
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
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
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
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
二者。○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
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

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朱子曰：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

君子必有取焉。○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朱子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

覺勝似前年。○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

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本旨固已獨得之矣。○黃東發曰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

爲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熊去非曰。公之脩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榘。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

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黃東發曰。敬齋歲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爲至。○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又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子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

學部下
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一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剥
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
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
有疎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
析而不沒其所短○至於星曆地志曲藝
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

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
李彥中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
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
體認切至○蔡伯靜曰先生晚年閒居於
太本太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
際者○蔡茲爲考官得朱子所試策嘆曰
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
人○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

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迹古先哲主。須用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也。○張敬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黃東發曰。乾淳之盛。晦菴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最高。講學最久。門

人最多。○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爲德行。舉而措之家國天下。則爲事業。又曰。公之身。雖誠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胡炳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黃直卿曰。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
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真希
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
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
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
之所能爲也哉天也○劉夢吉曰邵至大
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

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李正叔曰先生之
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
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
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黃直卿曰公
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
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

生之學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熊去非曰周東
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李正叔
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
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
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曷為而作擬論語也。一昔人借擬論語
得罪聖門曷為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

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
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
哉。一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
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
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
妄有所輯也。一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
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
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一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龜山楊子
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
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
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
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
下學何書爲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
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
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

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
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
也。儒者之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
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
也。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
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
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

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

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太意也。其第十篇做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一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

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一自昔先儒論教皆自內而之外，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便有下手處。爾一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茫無歸宿矣。一六經次第皆始易次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

何由淺以及深也。一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一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一然皆無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

邵馬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為去取也。一
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
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
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編比大學中
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立瘡謹識

學的下終

